

## 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夷堅乙志 卷第十一

玉華侍郎 莆田人方朝散，失其名。政和初，為歙州婺源宰，病熱困臥，覺耳中鏘鏘天樂聲，少焉有女童二十四輩，各執旌纛幢幡至前，俄彩雲從足起，掩苒飛騰，瞬息間到一城，城中大樓明角高潔，金書其門曰、太華之宮，正中設榻使就坐，侍女列立，長髯道士乘雲至，碧冠霞衣，執玉簡，直前再拜，方驚起欲致答，道士拱手，言某於先生役隸也，願端坐受，敬拜畢，跽白曰、碧落洞玉華宮莫真君敬問先生，瑤台一別，人間甲子周矣，嗣見有日，欽遲好音，方懵然不知所答，道士曰、下土囿濁，能移人肺腸，先生應已忘前事，今當陳陳之，先生唐武後時人也，生於冀州，能屬文，而嗜酒不檢，浮沉裡中，時河北大疫，死者如亂麻，先生書所得藥方，揭於通衢間，病者如方治之，即愈，由此相傳益廣，所活不可計，夢中有人告曰、子陰德上通於天，上帝嘉其功，當以仙班相召，先生素落魄，且自恃將為天人，愈益放誕，竟以狂醉墮井死，死後久之，乃用前功，得召見於白玉樓，蓋李長吉所作記處也，時有四人同召，當試文一首，帝自書大道無為賦為題，先生有警句曰、帝鑿竅而喪魄，蛇畫足而失杯，帝覽之大喜，擢列第一，拜為修文郎，專以文字為職，繼有玉華侍郎之命，同寮十八人，皆上清仙伯也，每侍帝左右，出則陪從金輿，嘗曉幸紫霞宮，宮人不知輦至，或晚起，才畫一眉，即趨出迎謁，帝顧之笑，命諸侍郎賦詩，先生卒章雲、曉妝不覺星輿至，只畫人間一壁眉，帝吟諷激賞，卒以恃才怙寵，為眾所嫉，下遷群玉外監，既陞辭，帝曰、群玉殿乃吾圖書之府，非卿文學出倫，未易居此，是後宴見稍疏，一日，帝與諸仙游瑤圃，思先生之材，遣使來召，先生辭以疾，獨與侍女宋道華泛舟池上，執手眷眷，有人問夫婦之想，為使者所劾，帝批其奏曰、男為東家男，女為西家女，皆謫墮人世，道華生於蜀中，而先生乃為閩人，先生既登第，為邵武判官，帝命召還，有不相樂者，奏雲、邵武分野，炎氣方重，須此人仙骨以靜之，乃止，近已有詔更一紀復故處，莫真君乃代先生為侍郎者，懼塵世易流，又有他過，則仙梯愈不可攀，故遣弟子來，鄭重達意，宋道華者，先已得歸正，持寶幢立於側，拜而言曰、人世紛紜真可厭苦，若得再入碧落洞中，望見金毛師子，千秋萬歲，永無閒思念也，方君聞兩人語，始瞿然如有所省，道士及眾女皆謝去，遍體汗流，遂寤，蓋已三日，即召會丞尉及子孫，歷道所見，遂申郡乞致仕，時年六十有二，後不知所終雲，先君頃於鄉人胡霖脚涓處得此事，亦有人作記甚詳，久而失去，詢諸胡氏子及婺源人，皆莫知，但能道其梗概如是，今追書之，復有遺忘處矣。

### 永平樓

饒州永平監樓，南臨番江，紹興三十二年，會稽陸瀛、毗陵張抑、居官舍，晚飲微醉，同登樓憑欄立，傍無侍史，方縱談呼笑，有婦人不知所從來，立於兩人中間，亦憑欄笑曰、爾兩人在此說甚事，未及答，已無所睹，皆大驚悸，急下樓，後不敢復往，郭○已說

### 唐氏蛇

唐信道、於會稽所居，治鬆棚畢，俯見短枝出地二寸許，以為鬆也，將捨棄之，其物蠢蠢有動態，拔之不出，呼童發土取之，則漸大，凡深數尺，蓋一異蛇也，尾細如箸，其身乃粗大與人臂等，至頭復甚小，與尾相稱，越人皆所不識，予前志有融州蛇事，與此相反雲，唐說

### 鞏固治生

方城人鞏固者，以機數治生，其鄰周氏素富，一旦男子相繼死，但餘一老媪並十歲孫，固置酒延媪，以善言誘誑之，開以利害，曰、媪與孫介處，而挾田宅貨財自衛，是開門揖盜之說也，曷若及身強健時，盡貨於我，我當資給媪終老，育而孫使成人，若何，媪大喜，以賤價求售，其直不能什二，固才得之，即逐使離業，而盡室徙居之，徙之日，命數僧具道場慶謝，至夜半，大聲從井中出，旋繞滿宅，到曉乃止，固竟居之，甫一歲，虜人犯唐州，鞏氏數十口，皆死其處，無一得免者。

### 劉氏葬

劉延慶少保少孤，後喪其祖，卜葬於保安軍，有告之曰、君家所卜宅兆，山甚美而不值正穴，蓋墓師以為不利己，故隱而不言，若啟墳時，但取其所立處，則世世富貴矣，如其言，墓師汪然出涕曰、誰為君言之，業已爾，無可奈何，葬後不百日，吾當死，君善視我家，當更為君擇吉日良時以為報，某日可昇柩至此，俟見一驢騎人，即下窆，無問何時也，劉氏聞其說亦惻然，但疑驢騎人之說，及葬日，遷延至午，乃山下小民家驢生駒，毛色甚異，民負於背，將以示其主，遂以此時葬焉，越三月，墓師果死，延慶位至節度使，子光世，至太傅揚國公，劉堯仁山甫說，山甫揚公子也。

### 米張家

京師修內司兵士闕喜，以年老解軍籍，為販夫，賣果實自給，其妻湯氏，舊給事掖廷，晚乃嫁喜，宣和二年六月，喜賣瓜於東水門外汴堤叢柳間，所坐處去人居百許步，柳陰尤密，午暑方盛，行人不至，聞木杵呼小鬼，繼有應之者，呼者曰、物在否，應者曰、在，如是再三，仰頭周視，無所睹，懼不自安，欲歸而妻饋食適至，具以事語之，妻曰、老人腹虛耳聾，妄聞之，無懼也，明日復如前，又以語妻，妻曰、然則翼日我於此代汝，汝當為我饋，湯氏，慧人也，伺其時至，聞應答聲畢，遽曰、既在何不出示，即於樹間擲金數十顆，銀十餘錠，黃白爛然，妻四顧無人，亟收置瓜籃中，未畢而喜至，驚笑曰、吾不暇食矣，喜見黃物形制甚異，疑不曉，妻曰、此裏■金也，盡拾瓜皮與所坐敗簞覆籃，共舁以歸，僅能行百步，重不能勝，暫寄於張家茶肆中，出募有力者挈取，張氏訝其蒼黃如許，發部見物，悉以瓦礫易之，喜夫婦不復閱視，及家始覺，妻曰、姑忍勿言，明當復用前策，尚可得也，泊坐樹下，過時無所聞，乃效其呼，小鬼亦應曰、諾，妻曰、再以昨日之物來，曰、亡矣，問何故，曰、已煩賣瓜人送與張氏竟，喜將訟於官，妻曰、鬼神不我與，雖訴何益，不若謀諸張氏，張曰、物已歸我，又無證驗，安得取，且爾夫婦皆老而無子，多貲亦奚為，幸館於吾門，隨所用錢相給，畢此一世可也，喜乃止，張氏由此益富，徙居城北，俗呼為米張家雲，魯時說

### 湧金門白鼠

京師人魯時，紹興十一年，在臨安，送所親於北閘下，忘攜錢行，解衣質於庫，見主人如舊熟識者，思之而未得，退訪北關稅官朱子文，言及之，蓋數年前所常見丐者也，其人本豪民，遭亂家破，與妻行乞於市，使三子拾楊梅核，椎取其實以賣，少子嘗見一白鼠在聚核下，歸語父，父戒曰、明日往捕之，得而貨於禽戲者，必直數百錢，勿失也，迨旦，母與偕至故處，果見鼠，逐之，及湧金門牆下，入穴中而滅，母立不去，遣子歸取插剗地，深可二尺，望鼠尾猶可見，俄得一青石，獨去之，下有大甕，白金滿中，遽奔告其父，父至不敢啟，亟詣府自列，願以半與官，而乞廩吏護取，府主從其言，得銀凡五千兩，持所得即日鬻之，買屋以居，而用其錢為子本，遂成富家，即質庫主人也，時說

### 金尼生須

平江傳法尼寺何大師，本章子厚家青衣也，其徒曰金師，亦故章妾，嘗畫臥室中，道人叩門入乞食，金師曰、院中冷落，殊乏好供，曰、隨緣足矣，吾適到妙湛院，欲少留，而屍氣觸人，不可入，故舍而至此，乃設飯延之，食畢將去，金師夙苦瘵疾，常奄奄短氣，漫言曰、我久抱病，先生還有藥見療乎，曰、適有一粒，正可服，即同往佛殿，命汲水東向吞之，詢其鄉里，曰、我河東人，骨肉甚多，不肯言姓名，臨去時囑曰、既服我藥，用兩事為戒，切不可臨喪及送葬，更十二年，吾當復來，遂出，金師歸舍，便聞食氣逆鼻，兩日不食，何師怒罵之曰、汝從野道人吃毒草藥，損污腸胃，當即死矣，強之使食，才下嚙即嘔，自是竟不食，久之髭髯皆生，鬢黑光潤如男子，後因赴親戚家喪齋，遂思食，距服藥時正十二年，道人亦絕不至，金師遭虜寇之難，死於兵間，何德獻說何及見金師生髯時

## 陽山龍

平江府二十里間陽山龍母祠·相傳其子每歲四月·必一至祠下·皆取道野外·吳中人多見之·唯紹興二十年獨入城·章幾道僅宅後有廡院·曹雲借居之·是日雷電旋繞其室·曹在堂上·有物擁之向壁·揭庭下鬆棚·從空起·室中箱篋·皆挈徙它處·幾道與其甥何德輔俯仰望·見雲中火光·巨鱗赫然·或僧、或道士、或尼、或倡女·雜沓其前·履空躡雲·為捧迎狀·越城一角而去·何德獻說

## 遇仙樓

信州弋陽人吳滂·字潤甫·所居曰結竹村·幼子大同·生而不能言·手亦攣縮·紹興十七年·年十一歲·方秋時·與裡中兒戲山下·有道人過·問吳潤專家所在·旁兒指曰·在彼·曰·此子何不答我·曰·不能言·道人曰·然則我先為治此疾而後往·乃摘茅一莖取其葢·針大同兩耳下·應時呼號·又連針其肘·遽伸手執道人衣·曰·何為刺我·群兒皆驚異·與俱還滂家·道人入門曰·君家又有一人廢疾·可舁至縣中·尋吾治之·且約以某日·蓋滂兄濬長子不能行·四十五歲矣·過期數日·乃入邑訪之·無所見·後滂與大同至縣·見丐者鬍鬚藍縷·大同指曰·此是也·滂以錢遺之·不受·曰·沽酒飲我足矣·至酒肆·方具杯·擲去之·曰·此不足一醉·自入庫中取巨甕·兩人不能勝者·獨挈之出·其直千錢·舉甕盡飲之·乃去·又曰·君家麻車源木甚多·可伐之·為我建一樓於所居竹間·麻源者·去結竹七里·產大木·滂如其言立樓·命曰遇仙·常烹羊醞酒為慶會·自此道人不復至·大同獨時有所適·或經日乃返·不告家人以其處·始時身絕短小·今形容偉然·氣韻落落·又數年復來告曰·俟爾父母捐館·妻子亦謝世·當訪我於貴溪紫竹岩·今滂夫婦皆死·大同妻子華宮瑤館·游畢卻返·絳節迴鸞翼·荷慙慙三罍香醪·供養我上真仙客·赤靄浮空·祥雲遠布·是我來仙跡·且頻修同泛舸上雲秋碧·書畢·人問曰·先生降臨·何以為驗·曰·赤雲滿空·則吾至矣·異日復至果然·故詞中及之·

## 牛道人缺

內文缺

## 白獼猴

朝請郎劉公佐·罷衡州守·舟行歸京師·道中得疾·其妻趙氏·每夕必至所寢處·視診藥餌·時方盛夏·馬門不關·一夕趙至床側·公佐睡未覺·一物如猴·色正白·直從寢合·衝人而出·徑歷外戶·跳登岸·趙氏畏驚病者·不敢言·獨呼子總出視之·物猶在岸上·睇盱回顧·久之始去·劉生於丙申屬猴·人以謂精爽逝矣·至泗州而卒·

## 天衣山